



林希小说精品选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林希小说精品选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· 第一卷 ·

[津]新登字(90)002号

林希小说精品选

(上下卷)

天津市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市建新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5 $\frac{3}{4}$ 字数 574000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306-2300-1/I·2050

定价:29.80元

出版说明

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，一批各具地域特色的怀旧风情小说独领风骚；而在这一批文学作品之中，著名作家林希的世纪初系列小说，更是得到了读者的喜爱。他一系列的中篇名著，不仅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，而且在广大读者中间广为流传，许多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，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林希先生的中篇小说《红黑阵》改编的电影《生死赌门》，发行了 200 个拷贝，成了当年国产影片发行量最多的一部电影，同时还在香港有影带发行。最近，林希的许多作品已经相继被电影和电视剧制作部门买断改编权，1996 年将有根据林希小说改编的许多影视作品和读者、观众见面。为此我们特将林希先生小说作品的精华编辑为一部《林希小说精品选》，以满足广大读者渴望读到林希小说的愿望。

• 第一卷 •

目 录

相士无非子.....	1
红 黑 阵	78
天 津 闲 人.....	127
丑 未 寅 初.....	195
痒 痒.....	269
三 一 部 队.....	341

相士无非子

1

相士无非子，不知其姓氏，更无论籍贯履历，他自称无非子多年，众人也称他无非子多年，久而久之，连他自己都将原来的姓名几乎忘记了。

未描述无非子之前，先要说说相士是一宗怎样的行当；在相士这宗行当里，还要说说无非子是位怎样的人物。

所谓相士者辈，就是相面的师傅，吃开口饭的，靠嘴皮子混事由，干的是耍人的营生。但相士中分上九流下九流，顶不济的，在街头巷尾摆上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铺一方蓝粗布，蓝粗布向外垂下来的一角，写上相士的名份，譬如什么李铁嘴、杨半仙之类。正铺在桌面上的蓝布中央，画着一幅易经六十四卦图，桌子角上摆着一十六只大圆棋子，一卷翻得飞了边的《易经》，半卷成卷儿，放在棋子旁边，《易经》旁边是一把折扇，一把宜兴小茶壶。这位相士端坐在小方凳儿上，背靠墙壁，面向市街，但不许东瞧西望，只微合双目似在读《易经》，又似在打瞌睡。相士背后，墙壁上一张白布，四尺见方写着一个“诚”字。如是，恭候各位倒霉蛋们光临卦摊。

这类人自称是相面的，其实是臭要饭的。相面也罢，算命也罢，俗称是卜，这“卜”字中间一竖，据说是乞丐探路的竹竿儿，旁

边的那个“点儿”，想必是乞丐讨饭的饭瓢无疑。天公有灵，这可不是挖苦诸位神仙们，事情本来就是如此，讨饭的乞丐拄着长竿儿，端着饭瓢挨门挨户乞讨，每到一户人家门外，他必要唱吉祥歌儿，什么大富大贵呀，什么指日高升呀，什么紫气东来呀，什么人畜两旺呀，吉祥话儿听得心眼儿里麻酥酥，一高兴，这才会施舍些残羹剩饭，外搭几个小钱。

也有靠说吉祥话换不来施舍的。你可以想想呀，那些大门大户有钱有势的人家，每日门外讨饭的还不得几十几百？人人都在门外唱吉祥歌，自然也就听厌了，不新鲜了，心里不激动了。你在门外高唱五子登科，本来是吉祥话里最动听的美好语言，正巧他家女人刚给他生下第五个女儿，你说他恼火不恼火？一块西瓜皮甩出来，不砸破你头才怪。

于是就有精明人儿出来，虽也是讨饭来的，可他站在门外不唱吉祥歌儿。他先怔怔地站上半个时辰，一双眼睛直盯着你家屋檐，盯得主家心里有点犯疑，心想我家房檐上有嘛稀罕物这样惹人注目？正犹豫间，那门外的乞丐突然“啊呀”一声，然后便是深深的一声叹息。不必多费言语，这时主人一定会乖乖地跑出来询问：“这位先生，你何以望着我家房檐叹息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那乞丐故做高深地摇一摇头，然后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下去，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”

主人一听立时吓得大汗珠子滚了下来，忙上前打躬作揖地施礼哀求：“无论如何，先生也得指出一条逢凶化吉的道路来呀。”

“既如此，主家将尊造呈来，我替你卜测一下吧。”于是主家说出了自己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，何乡人士，生于哪年哪月哪日哪时，小时候哪年出的疹子，大了又是什么时候定的亲，妻子又

是什么属相，生了个儿子又是什么脾气，如今家里有哪几桩事不甚遂心，就连家里的骡子马只吃料不下驹儿的事也得如实交待清楚……

“好了。”不等主家说完，卜者已经推算出结果来了，如此这般一番交待，尽管放心，你家不会有什么大灾大难，眼前虽有一罡，但吉人自有天相，最终仍是福禄双全。

赏。

你瞧，这不又算讨着饭了吗？树林子大什么鸟全有，有人爱听吉祥话，无论怎样恭维他，他都自认为当之无愧，你说他是玉皇大帝转世，说不定他心里还觉得委屈，明明他昨日梦见玉皇大帝给他端洗脚水呢。不过不管怎样说吧，反正这号爷听见吉祥话才给赏钱。还有的人爱听吓唬，你得先冲着他啊呀一声，再告诉他大难临头了，把他吓得腿肚子转了筋，然后再用三言两语替他冲了灾，无论要多少钱他都乖乖地给你。自然，还有人爱听骂，你越骂他，他越是全身通泰，骂得越狠，他越是血脉通畅四肢灵活脊背酥软；自然这也要会骂，骂得太狠了，他真翻了脸，吃不了你也得兜着走。

除了街头巷尾摆野摊，除了走街串巷乞讨之外，还有一帮子打野食的。这等相面的不设摊，没个准窝儿，也不挂幌子，只是哪里人多往哪里钻，穿一件半新长衫，打扮得似个落魄文人，手里握着一把旧折扇，扇面上要有名人的题签，自然，那是假的。看穿戴，看派头，谁也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，一不像生意人，二不像公职人员，反正就是闲人一个，只在街上穷遛。遛过来遛过去，逢到人多时，猛然间一伸手，他抓住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什么人物，这个人自然全身的晦气满面的愁容，活像是才遇见了什么倒霉事。不等这个人琢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来，相面的闲人先开了口：

相士无非子

“我看你山根之上阴云密布，五日之内必有大灾；又看你西岳东岳斜纹深陷，或父或母必是重病缠身。总算你出身积善人家，天成全你今日遇上了我半仙之灵，快将你生辰八字呈上来，让洒家替你批上一卦，为你指出明路一条。”

也许这个人真有点什么过不去的关节，当即他就昂起脸来让相士一番端详，再说出生辰八字由他细细地批上一番；也许他本来就正在劫难之中，或是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，或是为老爹老娘四处求医，急匆匆本来没有时间和他纠缠，为求得脱身之计，便只得逢场作戏说一些捧场圆场话，只夸他真是慧眼独具，一句话正说中灾祸吉凶。

偏又是闹市里全是些爱看热闹的闲人，不多时里三层外三层早有众多闲人将这二人围在了当中，那相士在人圈中一番卖弄，不知哪个倒霉蛋正想找个人问卜一桩什么别扭事，于是不须多时必会有人拨开众人挤身进来，对着相士一作揖，“先生，请您给我相相。”

这叫直钩钓鱼。

说来说去，这些全算是下三烂，没有名分，不受人敬重，干不成大事业，混不上吃喝，连双新鞋都买不起。这些人白天串大街，夜里睡小店儿，啃着窝窝头，喝的白菜汤，一件作行头的粗布长衫白天穿上逛街，赶上阴雨天，一夜衣服不干，第二天早晨湿漉漉地也得披上，用自己的身子将衣服烘干，所以前半天这等人的肩膀上全往上飘水汽儿。

混出来名分，有了身价，就有资格设相室了，相室大多以相士的姓名为名号，什么万百千相室，赵钱孙相室，名字中透着古怪。更有许多相室有声望，敢于自称什么士什么人什么室，于是便有了卧龙子相室，柳庄子相室，一弘仙师相室，五岳道人相室，

一个比一个邪乎，全都是真人转世，前知三百年，后知三百年，指点迷津，众生普渡。

天津卫，相室云集在两处地方，一处在南市三不管地界，这些相室里的相士大多是江湖出身，譬如原来摆野摊相面算卦，遇见几个人物，救了几场劫难，解了几桩困厄，发了横财，于是便租间临街的门脸小房，自己立了相室。这类相士出身微贱，生来也不贪图有什么大发旺，偶尔闯进来个被追缉的强盗流寇，走投无路之时引导他找了个躲难之处，时过境迁，这强盗流寇又化险为夷，且重操旧业，生意干得发旺了，说不定想起昔日帮助自己逃过官家缉拿的相士，百儿八十地送上份厚礼，算是对相士的报答。但是发这类飞来凤小财的机会不太多，他们每日便只给来南市闲逛的八方闲杂人等看相算命，这些人没有大富大贵，自然也没有大难大灾，父母久病不愈，生意不甚兴旺，丈夫久出不归，前日夜里作了个恶梦，昨日早晨猫头鹰落在了房檐上，等等等等，全都是三言两语好糊弄的活儿。每日能看上十个人，每人收上四角钱，便可以挣上吃喝，养活一家老小。

能够在天祥商场设下一间相室的，也就有权自称是相士了，这些相士大多过了不惑之年，更有白发苍苍的长者，而且要各有专长。有人以易经论世，偶尔遇上个古怪老学究，推门进来不和你论世，只和你说《易》，来龙去脉正本清源你得和对方谈得头头是道，就研究《易经》而论，你得够得上当教授的分儿，否则你何以有资格引申《易经》而论世呢？倘若你自称以星宿论世，候着吧，说不定哪天闯进来位西装革履的洋场人物，屁股没沾板凳先和你盘起天文学问，什么天干地支，星宿转移，天王地虎，金木水火土，你要对答如流，不过只管放心，这位西装革履的洋场人物只是个假秀才，他于天文学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，真正天文学教

授不来这儿和相士找别扭，人家早任职于紫金山天文台夜夜观察星云变幻去了，谁也不来天祥商场的相室。

天祥商场，天津人俗称天祥，是紧靠着劝业场的一处商场，劝业场里卖穿穿戴戴布匹绸缎日用百货金银首饰，天祥商场卖什么呢？凡是劝业场里不卖的东西，这里全卖。这里有书铺，珍本秘本古书旧书，从宋版毛诗到王云五编的小文库，一应俱全，而且这些书铺还各有一间密室，专卖春宫、卖淫书，无论什么白话聊斋，金瓶梅画本，让人看了之后三天之内眼珠子不会打滚儿。到了成立民国社会维新之后，这里又进了新鲜货色，照片，单人的、双人的、单张的、成套的，生意极是兴隆。除了书铺之外，二楼里还有一间连着一间的古玩店，从周口店出土的猿人牙齿到古玩玉器古董花瓶，假货真货一齐混着卖，而且越是假货卖得越贵，一只土窑烧的黑陶罐子，重新刷上一层釉儿，愣一千元银洋当西周文物卖了，而真正价值连城的甲骨残片，却一角钱一包被人买走配药治病。天祥商场的生意，就是在乱乎劲里发财。

天祥商场有画像的，有玩台球的，有茶室，有裱画的，有做风筝捏泥人的，四楼有落子馆，五楼有杂耍圈子，从一楼到顶楼，满楼里跑暗娼野妓，楼道里每一级楼梯上都站着一个娇女子，旁边有一个老鸨娘搀扶，拦住上楼下楼的游人嘻嘻地说着：“我家姑娘今日才十八岁，头一天出来混事由。”天祥商场共五层楼，每层楼六十级楼梯，所以每天来天祥商场混事由的，必有三百名十八岁的黄花女子。这天祥商场才真是一个花花世界呀！

同是天祥商场里的相室，又各有贫富之分。最寒酸的，只一间十几平米相室，开门见山，推开门，就正看见相士面朝外坐在桌子后面等你，自己拉只板凳坐下，想问事只管道来。有些相室生意好人缘好，相室里常常挤满了人，最多时能有七八位，进去

之后要等些时间才能坐下，先要站在屋角里听相士给那位爷细说命相。这时必是相士说一句，那人答应一句，点一下头，连连赞叹相士真是神仙转世，新来的人越听越惊奇，未曾坐下先对相士信服得五体投地，这叫玩腥儿，挤在屋里的全是这位相士的亲戚朋友，是“捧活的”，等的只是你一个“大傻冒儿”。这类相室极便宜，问一卦二元钱，能买四十斤白面，能买一双布鞋，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唱《贵妃醉酒》，三楼末排票价二元，视力好的倒是也能看见台上似有小人儿在走动，唱词儿一句也听不见。

稍微阔绰一些的相室分里间外间，推开山门先进一间厅室，有童人献上一杯茶，须等些时候有人从内室出来，才轮到下一位进去。平日里这厅室里少说也坐着三两个人，新来问卦的人先要彼此扯一阵子闲篇。有分教，关节就做在这里，从相室里出来那个人，其实不是客人，他刚刚是在相室里看《三侠五义》哩，让你在外间厅室坐会儿，几个坐在那里的闲人和你东拉西扯，三言两语就将你要求问的事套出来了，这时一个人走进相室，把你的种种情形告知相士，待到你走进相室，相士一看迎头便是一句：“尊家的二千金玉体欠安呀！”唉呀呀，我可遇见活神仙了！我正是为二丫头有病来求问神仙的。倒霉去吧，你早被人家耍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

这类相室，每卦四元，只是这四元钱花得畅快，眼睁睁人家说得灵验嘛。

相室一处比一处排场，相士一位比一位高明，谱儿最大的，山门上申明每卦四十元，八十元，门前自然冷落，但三天两日能来一个问卦的，收入也不比小本营生少。

无非子相室，四间大厅，第一天来只能在茶室稍坐，用一杯茶，请茶房传个话，求无非子约个时间，好来求问一件事情。第二

相士无非子

天再去，进书房，由无非子的书僮接待，书僮者，徒弟也，不外是推托无非子近来太忙，已是一律不见客了，来人要再三恳求，徒弟见你确有诚意，才答应待相士闲暇时向他透个底儿，也许能抽出半天时间来见一面。第三天再去，要带上四百元现金，无论相士有没有时间，谢礼我已经送到了，问事之后自然还要重谢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看来此事非相士无非子出面卜测已别无它路，这才约定时间，听无非子一番论说，然后，当面谢过大洋两千元。

我的天爷，大洋两千元能在英租界买一幢小洋楼，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非听无非子论一番命相、卜测一番吉凶。有！譬如袁世凯登极、张勋复辟、黎元洪作大总统、孙传芳任五省联军司令、张作霖进关……

无非子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，专门吃军阀政客“饭儿”，你想想，没有这么大的金刚钻，他敢揽这份瓷器活吗？

2

无非子，不知多少年纪，二十年前他在天津设相室论世，一举成名，看容貌就似四十郎当岁的神态，老成持重，阅世广，城府深，胸有成竹。后来天津建起天祥商场，他来天祥设相室独撑门面，看容貌还是四十岁左右年纪，一桩一桩料事如神，名声大震，一时之间哄动京津两地，他的相室由一间至二间、三间到四间，谢礼由八元、十元、二十元、百元，直到千元，再看，他还是四十岁的模样。一转眼二十年光阴过去，如今是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，民国十六年，无非子看上去，还是不满五十岁，你瞧瞧，命里注定，无非子是个神仙坯子。

无非子，中等个儿，不高不矮，精瘦。有人说无非子无论吃什么也不长膘，有人说从来没见过无非子吃过饭，每日从早到晚除了

嚼槟榔就是喝茶，瘦得脑袋瓜比脖子细，屁股蛋比腰细，穿件长衫似一根竹竿挑着一只布口袋，上楼下楼风儿将长衫吹得呼达达响。无非子相貌极丑，眼眉细，眼窝深陷，一对小眼睛，这双小眼睛瞪圆了比黄豆粒稍大些。有分教：这叫鸽子眼，千里之遥能看见自家屋顶。鼻梁高，圆鼻头，鼻孔极大，呼呼地风出风进似两只小风箱，嘴唇薄，长包牙，上牙下牙不对槽，说话不拢气，有人说他故意拔掉了两颗门牙，反正这样才更有气派。听力欠佳，是个半聋子，对方说的话听不清，他也不必去听，一是看二是算，心里明亮就行。

无非子动作迟缓，穿衣服，徒弟服侍着先伸进一只胳膊，第二只袖子伸过来，要等天祥商场窗外蓝牌电车开出一站地，才能将第二只胳膊伸进去。一身的毛病，爱擤鼻涕，爱擦眼角，爱打哈欠，爱困、爱打瞌睡，而且最大的特点是睁眼时不说话，说话时不睁眼，可能是因为面部皮肤太紧，眼、口不能同时运行。

就这份容貌，就这份神态，就这份德性，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盛衰成败兴亡胜负，全被他说中了，信不信由你，不如此他也不敢自称是无非子。

中国的军阀政客，人人都养着一位方术之士。行伍的，什么时候出兵？什么时候打仗？走哪条路？渡哪条河？翻哪座山？什么时辰发兵？什么时辰攻城？一切一切全听术士指点。连调兵遣将也要由术士说了算，攻黄土岗，要先派水命人，倘水命将军上去全军覆没，再派火命人，最后占领再派木命人守城，非如此不能获全胜。从政的，收买哪方势力？依靠哪个派系？联合谁？反对谁？出卖谁？一切也由术士说了算，直到后来能不能当大臣，能不能登极，也要由术士卜测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

既然各家养着各家的术士，那，何以又冒出一个无非子呢？

相士无非子

原因很简单，谁家养的术士也不如无非子高明，节骨眼上，还得听无非子的。

.....

中华民国四年，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五年，春寒乍暖时候，一日傍晚，呼啦啦一班人等大步流星闯进了无非子相室。无非子的弟子十五岁的小神仙鬼谷生闻声迎出去，前厅茶室里早坐满了十几个威武的军人，这等人一个个穿黑军衣，佩丝绶带，满面红光，全都是春风得意的神采。弟子鬼谷生吩咐佣人“看茶”，早有四个穿青布长衫的茶房迈着小碎步风儿一般地飘进来，恭恭敬敬，每位爷面前献上一只盖碗。茶房师傅退下，弟子垂立在一旁，只等客人说话。

“你师傅呢？”说话的这位爷大约三十岁年纪，一双精明透顶的黑眼珠儿滴溜溜转。其余十几个人谁也不说话，都坐在椅子上发呆，有的观天有的望地，有的手指头闲得敲桌子面。经过无非子一番调教的弟子暗中早看出三分门道，说话的这个人今日要来见无非子，其他十几个人全是保镖的，可见此人有来头。

“尊家来得不巧，我师傅已于半月之前出门，云游苏杭二州去了。”鬼谷生童音未变，沙哑着小公鸡嗓儿回答说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为首的军人挑着眉毛向鬼谷生问道。

“少则十天半月，多则三年两载。”鬼谷生不动声色地回答着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那为首的军人狠狠地拍了一下屁股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跟着的众人随之便呼啦啦一齐起身往外跑，有机灵的早先窜出一步伸手拉开房门。那为首的军人走到门前，厉声地对他的随从说：“通知电报房，传大总统的命令，着浙江督军立时护送大相士无非子回津，不得有误。”

“是!”震天动地一声答应,这一千人等兜着旋风走得没了影儿。

小神仙鬼谷生将众人送到山门外,不施礼不作揖,只微合双目算是道别,待脚步声消失后他才转身走向相室,将山门从里面锁好,垂下窗帘,穿过里间茶室、相室,这才走进师父无非子的秘室,这秘室只许无非子和小神仙二人进入,所以人们只称这里是仙洞。

仙洞里无非子正在打坐,似是坐禅,其实心里不静,眼皮儿耷拉着,但眼球儿滚动,一双手掌掌心向上搭在膝头,手指在不停地掐算,再加上微微有些瘪的嘴巴不停地啜嚅,一看便是用心思虑的样子。

“来了?”小神仙走进仙洞,垂手恭立靠墙边站好,无非子这才启齿询问。

“来了。”小神仙点头回答。

“是他?”无非子又问了一句。

“没错儿。”小神仙把握十足的语调回答得镇定自信,如此他还怕师父不信,便又详细地禀告说,“走进山门九人,门外站着两个,隔着窗子往外瞧,楼下马路上还有两个望风,明明十三个人,必定是十三太保没错。为首的军人打扮,穿军衣,不戴肩章,明明是没有官衔,保准是袁大总统贴身的马弁随从。临走时放言传大总统的命令,除了袁世凯家里的人,谁敢如此张狂,且又是满嘴地道的河南话,不是袁乃宽,还会是谁?”

“他果然来了。”无非子的嘴角微微地动了一下,很可能是在笑,他极是得意地摇摇头,又合上了眼睛。

“师父圣明。”小神仙半躬着身子在一旁奉承,“袁大总统要称帝登极,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早拉开了阵势,现如今他只差着

仙人指点，果然他派来了袁乃宽。”

袁乃宽是十三太保的头头，自称是袁大总统的内侄，其实他和袁世凯家压根儿不沾边，早以先，袁乃宽是河南的一名小无赖，袁世凯奉旨小站操练新军，袁乃宽“卖兵”投奔到了袁世凯的麾下。天生这小子机灵会来事，没多久他就以一番讨人喜爱的表演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，袁世凯检阅新军，他站得最直、胸脯挺得最高、精神头最足。见了袁世凯，别的傻丘八只知立正敬礼，唯有这个袁乃宽一面敬礼一面泪珠儿吧嗒吧嗒往下掉，活赛是走散了的孤儿又见亲爹一般，这么着，袁世凯便将他选到身边作了马弁。作了袁世凯的贴身马弁，袁乃宽更似鱼儿得水一般，什么时候大声说话，什么时候小声说话，什么时候该和袁世凯靠得近，什么时候该和袁世凯离得远，连什么时候喘气，什么时候眨眼，他都侍奉得没一点挑剔。有一天正赶上袁世凯刚讨了个九姨太太心里高兴，他瞅着袁乃宽更觉可爱。“乃宽呀，你如何也是河南人呢？”这一问不要紧，竟使得袁乃宽哇哇地哭出声音，噙着泪水，袁乃宽咕咚一下跪在地上，咚咚咚就是叩了三个头。“伯，侄儿知道你老暗中处处关照着小辈，乃宽是个孤儿，即使你老不肯认下我，俺这条不值钱的命也早交给你老了。”

袁乃宽一番哭诉，感动了袁世凯，当即将袁乃宽认作内侄，从此，终日盼着发迹的无赖袁乃宽便算是找到了一个真爹。

袁世凯在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上还嫌玩得不过瘾，于是一手操纵便挑起了一场有关国体政体的大讨论。参加这一场大讨论的有前朝遗老，有国学大师，有新洋务，有翰林学士，更为甚者还有洋博士古德诺撰写长文，断言唯君主政体才于中华国情最为适宜。紧锣密鼓一番喧嚣鼓噪，你想这大相士无非子能看不出门道来吗？